

說部叢書

第十集
第六編

軍事小說

賣國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叢書
說部
賣國奴

第一回

述戰事人民悲慘澹

罵男爵情跡鎮離奇

話說西歷一千八百十四年間。其時正是歐洲有名豪傑拿破崙皇帝威風掃地之際。他放出驚天動地手段。要奪取法蘭西的君位。無奈各國羣起而攻。不能如願。不得已大家會議。纔結了平和條約。須知拿破崙生長在地中海當中一箇孤島。名叫科士嘉。是法國一箇默默無名的人民。只因他體魄剛強。性質英毅。自從跳出孤島。到了歐洲之後。就如大鵬展翅。鯤魚翻波。攪亂得全歐中原。湯揚鼎沸。幾乎踹成平地。玩弄各國。如掌上丸球。烽火連天。礮聲震地。及至大事不成。功名不就。鎖聲匿跡。浪靜風平。這纔歐洲還是歐洲。百姓仍是百姓。時局漸復了舊觀。那些被傷痍被剿殺被屠戮的冤命殘魂。流着鐵血。漸得了溫和之氣。咳。一將功成萬骨枯。古人的話真有這箇情景。何況是功未成呢。放開眼睛一看。則見到處墓門高拱。纍纍的枯草無邊。那瑟瑟寒風。荒荒斜日。吹映到遊人身上。怎不叫人心腸陡冷。成冰呢。但則如今面子上看看已經平和。

了。歐洲醉夢之人。捧着平和兩字美名。也就忘了戰爭以後。悽慘的景像。南邊從支伯拉達海峽。地中海出口大起北邊到璫威國的北境。止早已喜躍歡呼。聲震天地。那些輕年暴躁之輩。更眉開目展。歌詠太平。只聽得寺院裏平和的鐘聲。鏜鏜搖響。教堂裏平和的福音處處傳宣。人民沒一箇不到教主神壇感謝祈禱的。咳。快樂的這般快樂。那受過苦難。遭過兇災的。怎樣呢。却是匍匐哀號。呼天愴地。而且當着衆人的面目。還不敢聲張。只能飲恨吞聲。望風遠避。因此愁嘆之聲。早被那遍地歡樂之聲。蓋住絲毫也。聽不見你看那邊。是一堆無情黃土。吸了死人的骨血。寂寂無言。這裏是千萬待死殘生。吞着將枯的血淚。也是哀哀無告。如今要先說德意志國。這時國中幾千萬人民。都擡頭撐眼。望着西方。指西國呆呆等着。也有爲弟兄的。也有爲妻子的。也有爲朋友的。也有爲祖國的。都在那裏迎接戰勝疆場奏凱歸國的英雄。其時正鏖法交戰那時正是這年四月初一日。陽春初過。天氣晴和。一望無邊的櫟樹。碧色連天。那搖搖擺擺的樹枝。拂着軍人的帽沿。也似在那裏含笑迎接。不一會戰勝軍人。眞箇生還再回祖國的血地。只聽得軍樂凱歌之聲。漸漸由遠而近。就看見塵土蔽天。旌旗遍野。都戴着月

桂高冠。跨着高頭駿馬。掛着雪亮劍鞘。意氣揚揚。威風凜凜。一箇箇喜色滿面。整齊隊伍的進來。一路上接連不斷。設着賀祝的跳舞會。以伸敬意。還有家家的閨門。處女都是姿容艷麗。裝飾新妍。箇箇手裏採着鮮紅的薔薇花。爭着向軍人身上擲去。冀望他們踏踰以表彼此愛慕之情。古代希臘風俗也如此又拿貴品的葡萄酒。爭着獻上。請他們飲。更有真箇兩相愛慕的。就過來捧着香腮。與他們接吻。看官。你道德國當軍人的。何等英武威嚴。何等纏綿情趣。這等軍人上了戰場。自然是心悅誠服。情願粉身碎骨。博得箇千古留芳了。須知這班軍人是爲了祖國。從前受過法國欺侮。含着莫大恥辱。結成不共戴天之仇。箇箇都想替祖國爭光。對祖國效死。這纔起了同仇敵愾的心。殺得敵人大敗。幾乎亡種滅國。一國之中養了百十萬偌好的軍人。怎不叫人愛煞。羨煞呢。如今他們大家奏凱還鄉。昨日還在疆場上。與仇人槍礮相交。各拚性命。今日已藏戈卸甲。樂享太平。忽地各各還了本業。也有變爲農人。依舊荷鋤負耒的。也有變爲工匠。依舊勤勞製造的。也有變爲商人。依舊貿易經營的。都回到家中。父子兄弟夫婦兒女。各盡天倫之樂。回想從前有如做夢。又如隔世。性命是死裏逃生。拾得來的。醉臥沙

場君莫笑古來爭戰幾人回這兩句詩真是替他們寫照哩這些話是本書的開場且攔過不表單說這年一千八百十四年八月天氣很熱還是酷暑薰蒸德國人民正在揮汗找不着清涼世界却有一處農家住在山林之內房屋很爲幽靜三五箇少年人在那裏避暑納涼這一天正取出麥酒皮酒等大家圍坐暢飲嘴裏啣着雪茄烟氣吹滿了一屋子又忽地羣起跳舞優游逸豫快樂非常原來這班人就是由戰場生還故鄉血氣剛強的勇士肆筵設席慶賀太平可怪看他們面貌都有些相似却既不是同族又不是同胞但則性情習慣思想忠誠顯然現在臉上大抵從同不相上下身上還留着爭戰的記念舊跡不是彈子穿過的洞就是刀鋒斫過的傷或則頭上或則身上或則手脚傷處不一都用布帶子繃裹着但若要找我們中國打仗的兵都在後面背脊受傷的却一箇也沒有

甲午之役中國與日本戰敗兵勇之傷皆在後腦後脊後膀後腿等處始知中國兵勇未戰即逃之故

三五勇士居住何處呢那地名叫做海蝶村素業農夫耕田度日只有那飲紅葡萄酒的一箇青年神情丰采不像這村子裏的人這人年方二十二歲一座之中算他年紀最輕氣概最好但看他臉色蒼白隱着一派沈陰抑鬱的氣象碧綠的眼窩裏欲言不

語現出無限的怨憤牢騷。再看他上身穿的灰色衣服。頭上戴着亞彌陀軍帽。帽上釘着一扣後備兵的徽章。衣飾上之記號也從右耳上邊直到額角。頂斜劃着一綑刀傷痕跡。這

時座中同伴的眼光都射着這青年軍人。所說的話也似乎爲這青年軍人而發。原來

這青年軍人是箇陸軍千總。他的旁邊也坐着箇英俊少年。但年紀比他稍長。不斷的

舉盃相勸。頗爲殷勤。看似這家的主人模樣。左頰上有一丸槍彈傷孔。顏色絢紅映着

嫩白皮膚。非常鮮艷。口上微有黑鬚。德國男子大約二十歲已留鬚。歐美各國亦多如此。却捲得如鐵線一般。兩

尖向上。德人好捲鬚。向上如顛倒八字。且有各種名色甚多。真是鬚眉活現。大好男兒。忽然取過一瓶葡萄酒。送

到那青年軍人面前。說道。怎麼吾兄一些兒不飲麼。皮酒不好。比勃蘭提酒名更不適口。

特獻上葡萄酒。總要飲些開開懷。何苦恁地憂愁呢。吾兄也知道兄弟不是富厚之家。

但若蒙吾兄不棄。住在寒舍。別的雖難誇口。若每天請你飲一瓶葡萄酒。那是自問還

能辦到的。這樣好麼……諸兄……說罷。座上幾箇人。大家拍手道好。那青年軍人感

謝非常。答道。兄弟叨諸兄福蔭。纔能生還。回到家鄉。要不然今日怎能依舊受諸兄的

厚愛呢。一箇道。如今好了。咱們的交情。勝過同胞。諸兄還記得沒有。戰爭之前。不是在

那寺裏互相盟約拜爲結義弟兄麼。一箇道：「是啊。就是那蓮華寺啊。」主人就對那人道：「這事你既然記得。但這位兄長到這裏來的細情。你可也知道。」青年軍人聽了這話。臉上很不開顏。主人又道：「你寬懷些罷。我要想發些奇問。打打你的叉兒。你一定要怪我不通世情。我知道你身上一定有秘密的事。記得從前在外邊一件事。有一天咱們張蓋露營。點着篝火。同上藥門山講話的時候。大夥兒都想念家鄉。有的說田地的。事。有的說家庭的事。有的說父親的事。母親的事。弟兄夫婦的事。互相安慰。很爲親熱。那時你不知爲何。不是也和今兒一樣閉口結舌。一句話也不說麼。當時咱們就很奇怪。有一箇人勸住你。定要問你的性情。你就出我們不意。脫身逃走了去。從此以後。大家商量着。再也不敢問你。我想你總有什麼不能對人說的事情。藏在肚裏哩……呀。你的性情倒底是怎樣的呢。你的事。雖然於咱們無干。什麼也不該我問。但你是咱們親密的戰友。那禍福共享的事。不知共過多少回。卻只沒有講過親密的言語。我想咱們同伴之中。最勇敢剛毅的軍官。就是你。如今我有句話對你約定。你若發箇號令。任便對誰說。叫他爲着你。把右手立刻斬下來。咱們沒一箇不願意遵令的。咱們就此等你……」

如何。諸兄……話猶未了。桌上人異口同聲。多叫妙妙。那青年軍人止住道。何必如此。過於謬讚。反近於脅肩諂笑了。主人道。可是呢。嘔人的話又來了。咱們原爲你那種情形。所以常代你不平。總有些不滿意的去處。爲什麼不滿意。想你也知道。可記得咱們罷戰的時候。有一天晚上。你巡查到咱們營裏來。說了什麼着……你說我心裏很爲不快。就要和諸君告別。哎。噲。莫問原由。只有不得已一句話。諸君高明原諒。我本是義勇兵。很占面子的。從義勇兵轉調到後備軍。那是很壞體面的事。我斷然調到後備去。雅曼兄。你可說了這話沒有呢。說罷。臉上現出苦痛的樣子。原來這主人名叫檀柯。這青年名叫雅曼。曾任千總之職。當下只聽見又一箇人插口說道。那時你眼裏流着淚。不知想着什麼心事。咱們只得順着你不敢違拗。但心是替你悲傷極了……自此以後。就沒人知道你的消息。但我們同伴。沒一箇不氣憤你那件事的。遠的近的。都說是謠言。斷不真確。說到這裏。嘆口氣道。咳。雅曼兄。你近來究竟在什麼地方做什麼事。咱們從早到晚。天天爲了你害頭疼病哩……咱們恁地想慕你。你竟不記念咱們麼。況且。誓過生死。有結義弟兄的關係。須知任是十年二十年。這村子總是故鄉。儘有日子。

可以遊玩。但聽說你兩三天後。又要出門去。你的傷不是還沒好全麼。從瑪爾奈河到槐若河。路程也不少。你一人去步遊。那額上的傷。又要復發了。這是討人厭的話。我且不說。雅曼千總。還是緩些去罷。你調到後備軍的原由。那是時運不濟。你被法兵捕去的事。雖則常聽人說。但我想。不該有什麼罪。你這樣的人物。聽說做了捕虜。咱們心裏覺得很詫異似的。雅曼答道。承情關愛相勸。實在感激得很。我是打算到京城裏。稟請司令官。歸我的標去。又有一箇人道。呀。無益無益。雅曼千總。後備隊回國以後。不久就要散隊回家的。雅曼道。這是不得已的事。我要到司令本部求他。想箇方法。我自從奉了罷職的令。心上總不能安無故受了箇逃軍的惡名。難道就算了嗎。不論怎樣。我到了京城。相機行事。說罷。座上都仰天嘆恨。憤怒的聲音。一闕而起。主人檀柯。連忙阻止道。咦。雅曼兄。若這樣。急於登程。咱們爲你白忙了。咱們想要爲你開箇祝宴會。你若去了。豈非將咱們一片誠心。歸於水泡。可憐見弟兄們。千萬求你遲緩幾天。罷。雅曼聽罷。立將身子移近檀柯那邊。說道。爲了我開祝宴會。那是毫無道理的。諸君心上。不是沒有興致麼。檀柯道。興致雖不佳。心卻是誠的。如今你客氣辭也無益。祝宴會的事。並

不是今兒纔起的。當三天以前。你到這裏來的時候。咱們早備了帖子。囑咐薛崙。請本地處的義勇兵。都一起同來。薛崙大約先到史拿特村梅克戴家裏去。梅克戴也是和你一樣。由義勇兵調到後備隊的。他調到後備。就陞了千總之職。這纔稍微有些興味。雅曼聽見說出梅克戴三字。陡然喫了一驚。立刻怒客滿面。這纔覺悟事到如今。想他們也不容我推辭。就也不甚抗拒。但眼中大有不安之色。嘴裏又似有咒罵的聲音。這是什麼原故呢。且往下再表。如今座上那班效力疆場肉薄血飛的兵士。雖則回鄉。各就平時職業。但心上反有些厭惡。借着祝宴的名目。還想再到戰場之上。奔走馳驅。這也是沒來由的傻事。且說那奉了請客之命的薛崙。在這一天午前。走了有三四十里路。從史拿特村辦事。將要回來。這裏大家都等着。有一箇人說道。雅兄是史拿特村人。請問那大地主男爵。現在怎樣了。雅曼閉眼凝思。並不言語。獨自靜坐着。只聽第二人道。村裏的人。曾經放火燒他們的房屋。那是五年前之事。光陰如箭。快得很呢。那時的男爵。竟和冰凍天的寒鷄一般。蜷伏在一片瓦礫的破屋裏。一箇又問道。爲什麼這樣呢。難道不能重新建造麼。那人道。爲什麼呢。因爲村裏的人。百姓。鄉農。都齊了心。凡是

他家的。事一概不做。還要想打死他哩。一箇道。他怎麼至今依舊活着呢。那人道。那却咱們不知。但將來不是餓死也恐怕要路死哩。哈哈……說罷。氣色很爲憤恨。冷笑了一聲。誰知座上的人也羣起而和之。就夾着一陣冷笑。箇箇挨着不斷。裏邊笑聲沒止。不防門外又接連遞進來些笑聲。大家擡頭奉命請客的薛崙。已回到了門口。就立刻側着耳朵。聽他說些什麼。他說道。承諸君見委。今來復命。那邊全城義勇兵。沒一箇不同聲贊美。願赴祝宴會。打算着。或是賽跳舞。或是放烟火。都有躍躍欲試的情形。那史拿特村人。從梅克戴爲首。自己村裏。也要開一箇祝宴會。正在主張。來來往往。四處張羅。忙箇不了哩。薛崙連篇夾舌。吐出這一席話。不打緊。那知座上的人。箇箇大驚。一疊連聲的究問什麼原故。什麼原故。只聽薛崙又道。爲什麼呢。斯拿特村的人。如今已遂了心願。大家歡呼跳躍。箇不了。你們可知道村裏的人都恨那大逆不道的男爵。法國奸細的男爵。私通外國的男爵。結成不共戴天的仇敵。要置之死地。況且七年已來。從老的起。到懷抱的小孩。都唱着曲子道。史拿特男爵。狗畜生。天罰地罰。人也罰。從早到晚。一片呀呀喳喳的聲音。連天地也被他們轟小了。誰知天神也不容他兩三天。

前他竟死了。咳。這怨氣。真是及於枯骨哩。村人的咒詛。不可怕麼。屍首停在屋子裏。蒼蠅也哄着老鴉也啄着死了以後那模樣。還是箇狗畜生。哈哈。哈哈。這紛紛擾擾。說話之間。又夾着人問那畜生。陡然就死了嗎。的聲音。又夾着豁刺韃轆碗盞擊碎的聲音。大家回看雅曼千總。只見他的手聚着通身的氣力。緊握着太平椅子的背柱。面前幾件盃皿都打碎的一片一片。原來是血脈受了驚怒。以致失和。噙着眼。只看着說話人的臉。可憐檀柯家傳的古董愛物。重如珍寶。平白地博得箇破碎不全。悔恨可也來不及。薛崙說道。村民只望刺殺那國賊。後來有人踏破他那座貓橋。那一天畜生奴就得了中風。歡歡喜喜的去世。雅曼兄。你可知道這貓橋的故事麼。雅曼只定着眼看着薛崙。不吐一語。牙齒緊咬着下唇。身體只苦於沒地縫穿下去。薛崙又道。你既不知我說與你聽。那貓橋本是德國有名勝跡。當一千八百七年。史拿特男爵帶領着法蘭西兵。占領史拿特城。衝擊我兵之背。那箇地方就屬了敵人。攻擊史拿特城的事。就是男爵領導的。那是那年四月間的時候。一會又道。如今男爵已當着村人面前死了。主人檀柯聽了意外的奇聞。不勝詫異。道。怎麼至今還沒有葬。很奇怪啊。在基督教國裏。就不

該有這等事。薛崙只嘻嘻冷笑。檀柯很有不快之色。又道。若被那人耳朵聽見。不知怎樣。薛崙道。可就是梅克戴千總的令尊麼。就是那人。就是那村的村長。那村長一些勇氣也沒有。只貪安逸賺錢。話猶未了。陡然聽得屋裏有悲鳴的聲音。這聲音像似被人。搥住咽喉。從喉間。揀出來的大喫一驚的薛崙。連忙閉了口。四面張望。只見雅曼千總。面色和壁上的石灰一般。蟲立在那裏。微微的聲氣。從那將咬破的嘴唇裏吐了出來。實在氣極了。座上人半明不解。不知什麼緣故。又忽聽得霹靂一聲。雅曼大聲說罷了。罷了。就是我的父親。究竟這是爲着什麼。說話的是什麼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蒙大恥嬌女失歡情

贖前愆丈夫成素志

却說這幾箇少年聚着飲酒的第二天夜間。一輪皎潔明月。高高的如水晶盤樣掛着。萬里青天。不見片雲的影。海蝶村裏人。呼呼鼾鼾的正睡在好夢裏。時候卻已是夜半了。這疏星微露。雞犬無聲的地方。手裏一邊提着皮靴。一邊握着木棒。獨自一箇。緩緩走着。經過街道兩邊。夾栽着無數樹林叢木。爲了父親去世。急急奔回故鄉。經營安葬的。你看。那不是一箇少年兵官來了麼。他脚下走着。胸中却懷着千萬無量的心思。一

路上不斷想念。原來這人的父親是箇男爵。名叫史那特。那城就是他封爵之地。所以就取名史那特城。他自己名叫史約西。前回書中表的雅曼千總。也就是他的假名字。爲何要用假名呢。暫時不必說明。且說約西從前在家庭時。父親素不鍾愛他。見直和路人相似。他父親是箇極粗暴卑陋的人。見了農夫。就要鞭撻。見了鄉民。就要欺侮。一派殘虐的行爲。自己却甚爲得意。家下的人。見了他。莫說是罵。就是遇他笑一聲。都要一齊膽寒戰慄起來。筋骨很強。但喜怒不常。有些小孩子氣。臉上清瘦。帶着深黃。兩眼炯炯有光。上唇的鬚鬚全黑如漆。這是他父親品行如此。若論他的娘親。却不甚仔細。但他剛出娘胎之後。不多幾時。他娘就得了肺癆病。天壽而死。做了那一世的人。聽見村裏人說。他娘天死。是男爵所爲。但也不知這其中的底蘊。這且暫時丟開。如今他父親已不在這一世做人。常言道一棺附身。萬事都已。又道將亡兵去。人死怨消。如今他一路直想着已故父親。難道有什麼抱怨麼。却不道一霎時一剎那。好像有五丁力士運了極大的威風。安在他腦子心坎裏。頓然想道。我是何人。不是受了海洋大水洗刷。不清的極大惡名之人麼。我無論行到那裏。住到那裏。坐到那裏。睡到那裏。可恨那污

名緊纏着我的孤身片刻也不放任。是遍地球找了什麼大氣力來也除他不去推他。不開想到這裏不覺又愁又慘。好似刀劈了心胸。擡起頭來。惟見月明星稀。風清露白。對着默默無言的太空。只恨他不開口。不能將一肚子說不盡的悲哀。淒切向他問箇分明。一會又叫聲他父親的亡魂。說到底是纏着什麼因果。纔做出這等的事情。又恨不得從地下拉起他來。請他分箇皂白。這時候已走到一條小堤。直望亂草叢中奔去。那露水滲滲的下在草上。已沾濕了皮靴。又想到我本是大家之子。小的時候。住在這城裏。樂的比蜜還甜。誰知今天再過兩三點鐘。那燒臘瓦礫場中。荒煙蔓草的光景。就要撲到我身上。襯到我眼裏。今昔之感。教人怎釋呢。原來約西小時未出家門之時。甚爲放浪優游。自由自在。飲食起居。有人伺候。悶得慌。或是繫蜻蜒。或是養鳥。或是釣魚。莫說被人欺侮。被人奚落。連那深山裏的盜賊。也竊盜不到他身上。後來蒙村裏一箇基督教士照拂。送他到教堂裏讀書。住的是粉白如脂的房屋。可愛的胡桃樹。映着他的書案。碧綠沉陰。這地方就是他出門以後。第二箇故鄉家室。同窗學友。合男女共有十二人。身分高貴的。就只他一箇。以外都是些鄉兒。凡是鄉兒。與他身分不合。他就不

和他們一同遊玩。學問上有一箇比他稍好。可算得鶴立雞羣的。姓梅名叫克戴。表字黎克。家住在本村裏。地名叫做黑鷺樓。但這人很爲野蠻驕傲。見直是下等人家孩子中的小將軍。不知有什麼法術。非常狡猾。別人不能做的事。他無一不能。就像泗水賽船。打鳥。造煙火。射家兔。件件皆精。又嘗偷入人家田園。竊採果物。這些事一一都指教約西去做。更可怪的。城裏地方很大。果樹甚多。約西家裏樹木的果子。被他採去。以後拿來喫。那味兒就比前好得多。他嘗說做竊盜是最有趣味的事。無論怎樣危險。他總不怕。定要去的。但却有一件好處。從不與人爭。竊了人家物件。若是後悔起來。不論多少。他就去謝罪。將物件一概交還。他的父親。本是極慳吝的人。他做了這些事後。那些佃戶和許多教徒。都喝着笑着說。這是他父親慳吝的結果。他也並不害羞。咳。積惡之家。必有餘殃。父母有罪。報在子孫。真是古今中外一理了。當時還有幾箇女同窗學友。大半都烟消霧散。不知下落。如今也記不起來。但上天下地。獨有一箇永遠記念不忘的。莫說飄流落魄。莫說戴月披星。就是在戰場上。槍林彈雨之中。肉薄血飛之際。也兜底熱上心來。想戀着片刻也丟不開。放不下。不幸被敵人打傷。呻吟在病牀。眼睛一閉。

那意中人就彷彿到了面前。眼淚就從心肝裏止不住向外直湧。你道這意中人是誰。却是一箇少女。名叫福蕙。是那基督教士的一箇幼女。臉色如搗着羊脂。眼睛如點着翠黛。頭髮似鍍着金絲。那種麗質天生。不愧爲西方美人的第一。性情雖則柔和。却又非常冷僻。非常嚴謹。同住在史那特地方。有一天走到一處小溪邊。不能跨越過去。就呆立在路旁。那時約西見了要去攙扶他。他情願把衣裳扯破不許近他身子。挽他衣袖小的時候。約西和這少女氣質不甚相合。並沒什麼交際的感情。那時兩人的心。常要鬭觸起來。有一回不知怎樣觸犯了他。他就賭氣走了。不與他見面。過了四五天。約西有些悔悟。向他陪罪。這纔歡愛如初。到了十二歲時。約西離了故鄉。到他姨母家裏。他父親不但不阻止。反倒如了心願。見兒子走出家門。非常快樂。當時史那特城中起了件大爲可疑的事。正值俄羅斯與德意志兩國要會同滅占波蘭國。法國拿破崙就樹起援救波蘭的義旗。要動傾國之師去征討俄羅斯德意志兩國。聲討他們的罪。只要是波蘭言語所通之地。一概要代他爭奪回來。各處秘密會黨聽了這箇信息。趁此機會都與拿破崙同心。一齊約會聚了大兵。打算先從德國東面抄襲進去。這史那特